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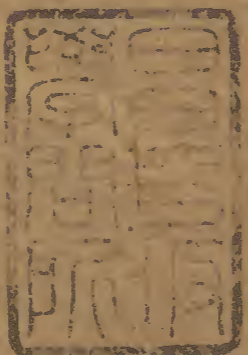
張揚園全集

四

備忘

漢書門	類	一〇六八號	函	一〇七	架	八冊
-----	---	-------	---	-----	---	----

內閣文庫	漢書	一〇六八號	函	一〇七	架	八冊
------	----	-------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686
冊數	8 (4)
函號	301 96



楊園先生備忘自序

淺草文庫

惺堂史先生有云金陵再造之地蓋先生官金陵得賢士大夫

講學自是厥德益新故為此言也予顛蹶之餘已無復有生之

志矣何子商隱以其叔父之命延予館遺安堂課其稚子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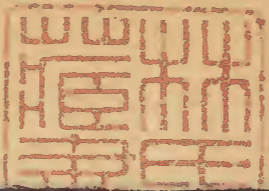
為辭以弔故友哀仲而云行蠲濯於海濱私心所期將欲力圖

自新等之復生云爾何圖命之不淑竟拂初懷簡冊既疎論言

亦寡雖良友日親歲月淹久撫躬念省悲恨如何又念人生苦

短生死詎隆堪此虛擲外負知己內負寸心因出前後所書儆

戒遺忘者錄正商隱存為歿齒之後永鑒厥愆焉



備忘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著

卷一

刻刻體味至誠惻怛四字

滑州刺史王軌奴殺軌攜其首詣竇建德降建德曰奴殺主人
大逆立命斬奴反軌首於滑州吏民感說即日請降觀於此
則光武之封不義侯有慙德矣

建德攻黎陽克之虜淮安王神通及李世勣父蓋世勣走免數
日以父故還詣建德降此與徐庶以母故降敵義同
畜德日期於光大采善不遺於細微

爲政在通下情通下情在親正人
一部廿一史廢興存亡只目前人事體驗足矣書曰當於民鑑
能治生則能無求於人無求於人則廉耻可立禮義可行
學問之際知之明行之果有若決江河氣象方爲自得
易師上爻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註云小人則雖有功不可使之
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竊疑此特就後世酬功而言若
推本而言小人直不可使之得以有功耳蓋無論安危治亂
小人終無可用之日非云用師之日小人能立功便可用至
師之終論功行賞之日然後不可用也若既有功安得不酬
以爵土觀淮陰侯事可見

有天德然後可行王道唐太宗於封建井田雅有其志先儒以
有君無臣歸罪於房杜魏徵之徒不能輔之以行先王之道
竊觀太宗修身齊家之際慙德多矣貞觀之治尙不克終其
何以行先王之道哉

朱子註論語義者事之宜也註孟子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加
心之制三字爲告子有義外之說故也蔡子註尙書義者理
之當然行而宜之之謂較韓子行而宜之之謂義更完事固
有理當然而行之未必宜者亦有行之頗宜而理或不當然
者惟理既當然而行之復得其宜方爲義之盡

觀於漢文帝知徒善不足以爲政觀於王莽知徒法不能以自

行法雖敝有善人行之亦可以爲德人苟不善法雖良亦足以爲害是以有國家者法可百年不變不可一日無人

唐太宗晚年內無長孫皇后外無魏鄭公宜其多過失也觀於魏公之眷幾不克終則知前之樂善從諫皇后維持調護之功甚多士女猶有鷄鳴勸戒之益况人主乎關雎寤寐以求淑女所以爲王化之基也

紂之惡只淫戲二字以武王數紂之罪考之其惡雖多總從此二字來

賦役繁急則百姓困窮縱有罪殺無罪則民無所措手足困窮則流亡無所措手足則盜賊肆行自古未有至此而不亡者

蓋古之人君代天理物盡心教養故長有天命後世德教既失刑平尙可弼教刑罰不中壞教之甚也田制旣廢薄征猶可足民暴征橫斂傷養之甚也其原皆由于人主淫縱君子在野小人在位

太宗生日罷宴樂而念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此良心之發見處然高祖生前未聞有孝養之節死後亦未聞有哀痛之情亦所謂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也所以四端人人有之不以堯存不以桀亡只坐能推廣與不能推廣耳

功與德不得相掩有功高而德薄者有德大而功微者時勢之各異也學與德亦有分數德有因學以進者有不因學以進

者生質之不同也

中宗爲君唐祚必亡其手裴炎自於太后而廢之亦不爲過但廢立之後太后不可復制炎遂無如之何則不免陷於亂賊之黨要其心亦無他也是以人臣於國家之事當審已量力能爲則爲之成敗利鈍固有所不計若度不可爲則去之非常之事待非常之人爲之暴虎馮河死而無悔君子不取也吳康齋質勝於文方正學文勝于質薛敬軒純粹胡敬齋整肅皆君子人也敬齋而後呂涇野慥慥君子矣

張柬之反周爲唐胡致堂病其不能數武氏九罪廢其位號而賜之死其論極爲正大但如此則中宗必當遜位而去亦無

覩然君天下之理且誅斥其母面北而以事其子在臣子亦恐有難乎處之者竊疑瓊山邱氏之言於義有足采者

聖人之世物物得所非獨人物得所卽鬼物亦得其所末世物物失所非獨人物失所卽鬼物亦失其所淫祠盛興妖言競起固有由然也

僧道及師巫邪僻俱可哀矜不足惡也漢章帝元和二年春正月賜民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一歲三年春正月詔嬰兒無親屬者及有子不能養者廩給之朝廷能加意窮民如此人亦何樂而爲此乎

國家平日講求以人才爲第一人家平日講求以師友爲第一

智譬則巧聖譬則力學者始初一步路頭錯不得于此一錯終身受病賢者悔而知返不肖者執而彌堅悔而知返枉却前功執而彌堅害已及物近世非無力行之士多因學術不明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悲夫

綱目玄宗二十六年書以王璵爲祠祭使分注載上頗好鬼神以太常博士王璵爲祠祭使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覡習禮者羞之胡氏曰祭必用幣所以交神猶人之相見有贄以爲禮非利之也後世淫祀旣衆於是廢幣帛而用楮錢是以賄交於神也使神而果神也夫豈可賄使其不神而可賄也又安用事雖然王璵行之而世以爲羞則當時猶未盡用也今舉

四海用之而未有革之者不亦悲乎

聖賢凡說善字多不下註脚唯孟子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下文說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天爵章說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兩處然則所謂善者非他仁義而已矣今之所謂善者吾不知之

此身在天下與人並立不爲人轉移卽能轉移人無中止之勢嗚呼可不慎哉君子所以貴日新其德也

學問之事最忌是泛又忌是雜泛則不誠雜則不一終身于學而無所成者以此 誠則一

人無父母者思得一日養其父母而不可得徒然念劬勞而感

罔極其有父母者顧乃不知有親之樂不克曲盡其歡心此
仁之于父子真若有命也感事書此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喜懼二字真曲盡孝子之心此兩念不真切必無能孝之理
言交友處論語精詳孟子廣大

陸宣公曰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
不能無謬今之學者不知取準于聖賢而師心自是何不思
此義乎

所見士友纔有意為學卽有一種抗顏為人師之氣威儀容貌
已全不似學者竊疑此正夫子所言驕字猶未及上蔡所言
矜字也如此則讀書說道理適以長傲而已長傲必飾非難

與言學矣

示學者

愛身

父母惟其疾之憂孰不為守身守之本也

修德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

力學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

親賢

友直友諒友多聞舍己從人樂取于人以為善

四者事實相因義祇存乎愛身而已修德所以愛身也力學

所以修德也親賢所以成學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揭之座

隅常日在之

追琢以成器藥石以已病人之與人愛人固有以害之害之固

有以成之易曰匪寇婚媾是也

艮貞二字不可一日忘今年看易覺此意尤爲親切
與朋友交無能改于其德媿耻孰甚其道只在修己未有已德
不修而能益人者也在易爲弗損益之之義

艱難之際而能守正不渝斯云君子矣

億則自私而用智屢中則益喜于用智難乎廓然大公物來順
應矣

天子萬物如一父之子地于萬物如各母之子于此亦可思一
本萬殊之義

顛沛之來固繇天命然亦當思內省不疚之義內省而疚只是
自取之也在理爲小人悖之凶何可怨咎于人乎

向來見解終覺于分人以財教人以善處看得親切今覺于爲
天下得人處看得親切得天下之人固於天下有補卽得一
鄉一國之人亦於一鄉一國有補

剛中而柔外雖處亂世可以無患但當以妄悅爲戒故利貞
史書失實不可盡信又况傳者不及百之一二乎文集亦視集
之之人如何儘有因所集而失其人之本末者矣學者所以
貴乎知言也 能知言方可讀書論世

文章事功易論名節卽難論有所爲而爲與無所爲而爲其事
則一而人則大殊至於道德修之已者從內省不疚中來存
乎人者必求之隱微幽獨之處固未易輕論也然得其本末

則亦不難論

齊家篇引諺及莫知苗碩之語猶平天下章諄諄於外本內末之意家庭之間父子失其篤長幼失其順夫婦失其和大約財貨爲之階也好不知惡惡不知美率多坐此

有爲

吾身之理有未明於天地萬物觀之天地萬物之理有未明於吾身觀之蓋天命之性吾于天地萬物一而已矣

治天下國家以大知不以機數唐昭宗非不善用機數祇以速其敗亡而已

唐末諸臣吾所取者韓偓而已爲司空圖易爲韓偓難

蘓氏論治道只恩威不惻四字盡之若令得志純任術數以馭

下取亂亡之道也開誠心布公道六字全乎未有

俠邪只論恩讐不顧義理君子以道義爲親疎小人以德怨爲愛憎心術之際宜早辨之不可以學究爲通儒不可以俠邪爲氣誼

自商鞅開阡陌而賦法一變自楊炎爲兩稅而賦法又一變每一變爲上者力愈省爲下者力愈困今之賦法炎之兩稅也豐歉之不齊肥瘠之不均窮民奚所告乎

明制魚鱗黃冊並行魚鱗以載田地山蕩之次黃冊以載丁田之數後世重黃冊而廢魚鱗賦役所以不得均也

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不必說到六合內外只子臣弟友有多少

無可奈何處

綱目於李嗣源多恕辭後儒責之者不一而大者在不爲莊宗討賊竊思五代之臣如張憲者蓋不數人嗣源以目不知書之人惡知大義所在而勇爲之左右前後之人亦孰有以大義敬告之者然則其失也固無足責而其得也則深可取矣左右前後之人正所謂猶吾大夫崔子也推其心唯恐伸討賊之義耳

孟子羞管仲只一假字辨告子只義外二字距楊墨只爲我無若兼愛無父八字大人格君之功自管仲而後幾幾絕矣義外則心跡判而爲二矣爲我則無尊賢之等兼愛則無親親之殺皆惡其近理而亂真也

康節云凡人爲學失於自主張太過此言甚平恕可破後儒紛紛同異之論

恭儉二字是立德之本恭之反爲傲儉之反爲侈傲則必侈故傲尤爲凶德堯舜之所以聖桀紂之所以狂其原亦本於此今只將此二字單作人至身上看所以不切實檢點平生過慝有不從此發端否

易困窮而通注困身困而道亨道亨爲亨道窮爲困西銘貧賤憂戚玉汝於成寢興食息其毋忘所以亨之者

正已而不求于人方能無入而不自得

文王之遷豐也詩稱匪棘其欲聿追來孝武王之遷鎬也詩稱
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而已矣

古人行已有耻能有所不爲故不必重名節而大德多不踰閑
後世廉耻道喪無所不爲不得不重名節重名節君子猶將
犯義學者不從名節立腳終爲小人之歸

常思古之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有所不爲則志氣
自能剛大

人做得一種功夫決有一種得力處凡讀得一種書決有一種
受益處目前卽不見得後來自見其效但當慎擇於初耳
經世本于經學乃真經濟也名臣奏議等書各得其一斑耳文

獻通考杜氏通典及衍義正補總不外四書五經之義

取善不遺于細微去惡必探其根本故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又曰除惡務本

人之惑處多端難以盡舉其易發而難制者莫如忿故就忿而
言唯慾亦然一念之慾忘其身以及其親推之七情莫不有
之愛欲其生惡欲其死凡不能揆之於義理而任己甚之情
鮮不爲惑惑雖與慝有別然最害德其勢亦足以至于慝故
曰辨之不可不早也 大學言心不得其正之其所而辟處
無非惑也

志存西銘行準中庸

知命者不立於巖墻之下巖墻處處有之不必登高臨深卽飲
食寢興失其當然無非巖墻也古人集木臨谷所以無時不
然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謂立命矣素其位而
行可謂順受矣

本生父服不降非也庶出子服其母之服如嫡母非也禮也者
尊尊而親親以尊之義推之等庶母于嫡母是尊有二上也
以親之義推之不爲嗣父降生父服是天之生物使之二本
也二者均恩輕而義重

陶庸齋先生山陰人石簣從祖其學斷白濂洛以爲舍是皆斜

徑嚙道不足蹈也是時王文成起里中以所學倡召海內士
爭趨之先生心不謂善也嘗言姚江談致知嶺南談體認其
流將使學者釋成法信胸臆害有甚于膠固拘瑣者于是著
書數萬言于知行約博之類皆嚴析而精論之名曰正學演
說

故舊不可有踈新交不敢不慎

除却庸言庸行更無性命之理今見高明者旣遺日用事物而
別求一種學問其稍務踐履者又不免闕茸鄙瑣無超然之
意好朋友真不易得也

人各有至暗之處不與人見者所謂隱微也此處可使人見方

楊園先生全集
爲光明

昧義理之人不可與謀事怵利害之人不可與共事

司馬君實每事可對人言凡人事無小大內則稟于父兄外則謀于師友而後動則不可以告人者鮮矣

盛世之人光明衰世之人曖昧陰陽之別也

小兒妄語其後無所不至古人所以常示毋誑

工浮文習詭遇廣交遊長陵競今之所謂良師古之所謂民賊也子弟從之內害其心志外敗其百行其不干天之殃者罕矣

天地之間只是一個屈伸消長之理學者能從身心上體驗此理方是學易有入頭處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聖人分上事學者當從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處用力

聖人不聞亦式吾人須是尊所聞聖人不諫亦入吾人須是求忠告

通功易事古今之通義但欲充其無害人之心與無穿窬之心天地之理往過來續人于其間只有繼往者開來者一事而已文王有聲之詩前言適追來孝後言貽厥孫謀自一家而言如此自天地間而言亦如此

一有所隨則心知百體皆因所隨而變正則吉不正則凶故隨

之初九曰官有渝貞吉言始之不可不慎也

大地間只是一個道理更無新故功夫只在溫故溫故則能自得自得則日新自我觀之則古人爲先覺自後人言之則我又爲先覺故可以爲師

得所此物物失所亦此物物轉移止在一人至治馨香此五官百骸穢德彰聞亦此五官百骸轉移止在一心

周人命字二十弱冠皆以甫字之五十以後乃以伯仲季叔爲別朱子曰五十乃加伯仲是孔穎達說据儀禮賈公彥疏乃是少時便稱伯某甫至五十乃去某甫而專稱伯仲此說爲是

言一也隨其人之淺深以爲益之淺深故野人之言聖人取之以成化聖人之言野人守之以成愚 進言如用藥須中其病受言如服藥效有遲速亦有大小 當爲者義當安者命見義必爲不敢不勉順受其正不敢怨尤人一人聲氣便長一傲字便熟一僞字百惡都從此起矣習奢又未足以盡之

世儒分顏子曾子之學爲二途非也夫子教人自博文約禮至一以貫之一而已省身便是克己非禮勿視聽言動卽是慎獨請事斯語卽仁以爲己任其言顏子之學異乎曾子者其人必是釋氏之學將謂顏子爲頓悟薄曾子爲漸修也且思

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是何等篤實者

古人云十年讀書今雖遲暮耿耿此心較之少年心志不定外誘紛如父兄師友督責而不前者豈不有問自茲以往相去衛武懿戒之日尙有四十五年只當初學從師讀書數年未必不稍有所成也毋徒云去日苦多

實錄載守仁性警敏善機械能以學術自文不知出何人之筆當時士大夫中固多有識者

或疑承繼之產嗣子多不享何也曰天也斬其後嗣罰固重子破其家室矣天欲亡之孰得而存之子孫根本也家業枝葉也本根不存枝葉將安附其不昌宜也在嗣之者或是盛德

之後於理宜興或是祖宗德厚宗祏墳墓不宜失守或是嗣子仁賢克懋其德則其興替又不可以槩論况乎繼嗣之心又各不同若其哀痛世父之無嗣宗祀之無托義不得已而爲之後則此心可以上格皇天雖無一畝之宮數畝之地於理不能不昌若視其所有因以爲利則亦不仁之甚矣不仁之人已之所有且不可保而謂天道肯復以兄弟之產附益之乎

率素履攸行耕則良農讀則良士學古訓有獲儉以養德勤以養身

凡事無大小言之極易實做便難在吾人存心要當以易讓人

以難自處譬如行路脚踏實處便穩若稍着不實處便有傾
跌之患行事稍有不實異時敗壞未有不於此也

涇野議康齋不免以貧累其心疑猶未能易地而觀也關陝之
富饒既不同江右之貧瘠科甲之清華又不同布衣之困阨
一歲躬耕所得幾何其外雖至饑寒交迫而弟子之贄亦有
所不受則康齋之爲康齋可知已當其勢不獲已則至于稱
貸念及負人不可償人不能憂貧亦天理也士生後世動以
顏子原思律之盍以論其世乎

東漢諸君子可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北宋諸君子可使鄙夫
寬薄夫敦

國風惟鄭陳二國最爲淫泆則先亡衛宣齊襄有禽獸之行卽
禍亂隨之衛得文公而復興齊有桓公而割霸然齊篡弑相
尋至簡公而田氏代之矣唐風厚而晉祚長秦風競而嬴氏
大幽及二南見周之所以興王風知周之所以廢鑒乎此真
古今得失之軌轍也故曰詩可以觀

秦風車鄰駟鐵而後世遂以強武得天下首篇未見君子寺人
之令而後世卒以趙高亡陳以宛邱始而以株林亡可知風
俗一成興衰治亂蔑不由之也

宋仁宗初年用人行政俱無可觀其後契丹西夏之變交作乃
能用賢從善迨乎羈縻和好邊警不聞而邪正又並用矣人

主出無敵國外患入無法家拂士而能無失者不其難哉
知之次也蓋夫子之謙辭爲良知之說者遂以聞見爲次而不
足事然則好古敏求思不如學之言豈欺人乎

天下之治衆君子輔之而不足一小人壞之而有餘人主之德
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可不戒哉雖士庶
人一身一家之計亦莫不然故親賢遠佞爲最急也

魯兩生不起或是由于高帝嫚罵輕士或是深鄙叔孫通之輩
故招之而不至也士君子出處固難以槩論

詩王事靡盬盬字義極可思訓云不堅固人作事無大小一懷
苟且之意卽不能縝密周全爲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
信莫甚於此矣非獨朝廷事爲然也予於秉心塞淵及茲義
未嘗不三復而永懷也

遼主不道耶律余覲被纒而出西走夏南走宋亦無不可叛而
降金必不可也

或憂世亂教衰異說紛起予謂無怪其然也人之賦稟有剛柔
厚薄純疵之不同則所見不能以不異雖盛古之世亦有之
也但聖王御世作之君師政以治之教以淑之皇極建于上
學較與于下賓賢勸能言昌行修者有庸淫竒浮末左道亂
衆者有刑故人皆知遷善遠罪道德一而風俗同時非無放
辟邪侈之輩也好惡公是非正不敢肆其喙則革面而聽從

其惡遂隱于無形耳亂世王道不明上無正教下無善俗奇
衰者可以駭衆堅僻者無所劓懲人各肆其臆說而無所取
正詖淫邪遁亦何所不爲乎孟子以處士橫議楊墨塞路歸
之聖王不作諸侯放恣知本哉

古人立教八年出就外傅十年居宿于外俱有深意一者小兒
漸長慮近婦人女子養成驕惰之性熟其鄙細之言將至疎
慢長者教無自入一者知覺漸開慮此匪人道之淫泆一旦
早知女色至于伐身天命禍不可測也

或言聲音之道不必拘拘器數之末元聲無日不在天地間卽
俗學之譜可推雅樂之節竊謂孟子云今之樂猶古之樂就

樂之情而言若論聲音則斷不能外於器數故曰師曠之聰
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也况雅樂之音雍雍穆穆所云優柔
平中所云淡以和者與俗樂之靡靡噍殺猛厲繁促其音節
亦自不可同也其謂元聲未嘗不在天地間似矣若謂不必
求之器數之末而可冥會其妙如此則聖人旣竭耳力足矣
何必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乎大都近世之人事事欲變亂舊
章輕棄典型學者習聞其說而惑之未之思耳

金張穀以平州來歸金人不卽與宋從事者遼未亡也乙巳二
月獲延禧十月粘沒喝幹離不分道入寇矣于此可見金人
無日志不在中國而宋之君臣安危利災爲可哀也

楊國先生全集
苗劉之變竊謂天之所以成南宋偏安之局也若并無此事則亦不復有南宋矣事固有不幸而幸者天也

一方之草木自足以治一方之疾病人苦不識耳一方之物產自足以養一方之民人只患遊惰耳

慎無以一二之惡而輕疑其餘之善亦無以一二之善而并没其餘之惡美玉不能無瑕澗淳猶可已疾善善惡惡苟不要之至公卽非天地之心失君師之道矣

高宗不得秦檜猶未顯然言和秦檜未有腹心在臺諫在政府其勢猶未橫旣橫矣將帥未與之一尙有所顧忌也至于丙有勾龍如淵王次翁外有張俊遂無所不至矣此春秋誅亂

賊尤嚴于亂賊之黨也然有高宗之柔闇必是小人得志天下事自無可爲

張魏公志在恢復高宗則云寧至覆國不用此人其不至于殺身者以嘗薦秦檜也其殺岳武穆也檜曰此上意自古昏愚之主未有不與忠良爲讐者悲夫故君子遇時則爲鴻之漸不爲虎之履不遇時則爲龍之潛不爲禽之從

封建行然後宗法可立否則雖有賢者隨立隨廢而已

孝宗之時不用兵是也蓋金主雍甚賢南北和好罷兵息民亦事理之宜然若輕于出師小則覆軍殺將大則敗亡隨之此與高宗時勢遠不侔矣徽欽之舉族而北亦其自取滅亡雖

孝子慈孫其如之何但在高宗忘父兄之讎殺岳飛竄張浚
棄李綱趙鼎而獨任秦檜以媚金人則爲萬世之罪人耳愚
以爲恢復之事可以責高宗而不可以責孝宗爲孝宗者特
當用賢修政內治朝廷外固疆圉以需可爲之時而已 據
史策所載測之孝宗尙非金主雍之敵也于此幸得孝宗爲
君故南宋之祚綿延數世若以高寧當之亡也久矣

韓侂胄鄙夫小人也其惡視之京卞諸人要自不同若當時君
子能以泰九二包荒之量與之共功名則侂胄未必不如否
之初六小人而志在君也况寧宗初立之日皇太后之命侂
胄與有力焉乃賞不酬功使其缺望之心生而却起夫既

見絕于君子則必勇於比小人遂使京鏗何澹劉德秀胡紘
之徒挾之以肆其惡予於此竊不能無憾於趙忠定之疾之
已甚也若韓魏公處此必無此失

凡事爲近代之所不忌而聖世之所必禁者君子不爲也

君子犯義不畏不義也小人犯刑行險徼幸也今之人終日所
行無非犯義犯刑之事父兄不知懲鄉黨不知耻顧乃從而
願慕之噫世道可知已

古之學者禮義爲先今之學者不以爲支離瑣屑則以爲拘鄙
迂濶相啾相和而出于蔑禮棄義之一途人類幾何不盡
天者理而已矣帝者天之主宰古之人鑿乎其言之今人俱信

不及胡爲哉信數不信理見利復不安命所以至于小人
學者首戒是好惡徇一己之偏偏則讀書取友適以助其偏鮮
有不至于邪慝者非用顏子克己孟子反經功夫此病不易
去得

荆棘之叢亦有翹楚嘉苗之畔豈無稂莠天地間人善惡雜處
無往不然在人知所擇耳擇善之義最廣此其一也

陰陽之體固是對待然人之一身當使陽和之氣多而陰肅之
氣少蓋陽饒陰乏理自如此觀天地之氣亦是日月雨露之
時多霜雪之時少

操心當密應事當緩 見事遲只是疎之病故須密徒緩亦不

濟事須是慎慎則自不敢躁

儒者起脚第一步是仁以爲己任然後精之以義文之以禮樂
而德成行立矣否則雖能自好不免爲硜硜小人也

一君德二人才三庶政

存心養性功夫是一是二謂存心之外更有養性功夫不可謂
存心之外更無養性功夫亦不可禪家亦言存心他只是要
滅性既云見性如何又要滅他禪家正坐不識心性所以本
末橫決至于三綱淪而九法斁也

虛懷樂善惟日孳孳此念老當益切

不從存心做工夫則養性功夫何從措手然若不知養性則亦

何以全盡此心之天理而無所失哉凡孟子說功夫如持其志無暴其氣存其心養其性處必是交養互發非禮勿視聽言動存心以是養性亦以是踐形所以盡性至命也

古之言性者紛紛至孟子而始定後儒言性者又紛紛至程子而始定程子孟子其揆一也或疑程子兼言氣孟子只言其理是殆未嘗舉孟子言性處思之也若形色天性及口之於味仁之於父子處何嘗遺却氣來

幼學無他緊要第一是聽順父兄尊信師長自能日積月累漸長漸成若有分毫不率服其父兄師長之心此根一生日長日益他日終是無良必無成就其故何也由前一種是孝弟之心由後一種是犯上作亂之心出此入彼之勢也不可不慎 父兄在子弟前說師長不是師長在子弟前說父兄不是極足長子弟之惡雖日督以正道不受也若此總非賢父兄賢師長之所有然吾所見蹈其失者衆矣

讀書少則自賢索居多則自是

無財非貧忘稼穡爲貧無官非賤廢詩書爲賤

聖人之心至虛至明二語非朱子形容不出自非虛明之至如何能舍己從人薛河東有言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累心之虛其殆庶幾乎

學者實能從事于至忠信徙義便有進步空持高論無益也

風俗之敗本業之荒盜賊之起皆緣游民多而田賦重經理江南者竊謂當以爲首務

戶口冊當一年一造不分土著流寓在邑而邑在而市而市在鄉而鄉僧尼道士不得漏役不而籍者倣古髡爲城且之法則游民稍知警矣

官府之祿胥隸之食決當給以公田里長耕之軍士之在城郭封疆者屯田唯長征給衣糧

重農興學講武庶政之綱也

周書云無忿疾于頑頑本有忿疾之道而不忿疾此見容德之大韓魏公云知其小人卽以小人處之則無事矣平日于人

有難處之處未嘗不服膺斯言也

陸宣公處猜主悍將陰賊寮友之間而能恢恢有餘不練不競斯可謂正直忠厚矣

平生仗忠信此日任風波在風波之中只有此語若平日則有操心危慮患深如集于木如臨於谷而已匹夫之勇可戒不可恃獨坐窮山放虎自衛不爲也

察物精則物無遁情疾惡嚴則人無容足此明鏡所以見寃于醜婦也

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家門之內恒以小嫌積累而大多緣義之勝恩惟大德可以格之不能格得人亦自格得天事至

無可如何君子不怨不尤反求諸已而已

詩云折柳樊圃狂夫瞿瞿然何必柳也荆棘蓬蒿亦可爲藩籬之藉

柔弱之人旣不能興起乃質性剛强者又多偏執已見自以爲是不肯遜心從善其流至于果敢而窒學問之道可與有爲者真不易得也

論人不可不嚴取人不可不恕如夫子於臧武仲孟公綽冉求諸人平日謂其要君不可爲滕薛大夫甚至欲爲鳴鼓之攻至論成人則曰知曰不欲曰藝未嘗不各有所取也想見夫子當局用人無不如此蓋惟論之嚴故人得其實取之恕故

用盡其才聖明之主陶鑄一代人物只此機軸而已

聖人於人一如天地於物栽者培之不必加諸膝傾者覆之不忍墜諸淵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而已矣

大明會典太繁碎律亦然然獄不厭覈猶可也治天下者宏綱大政不可不舉其餘疎節濶目儘無害文具徒繁何益于治大都近代制度重法不重道有王者作必能修正之

明朝三百年禮樂二字全闕樂毋論已禮亦不出秦漢之間三代之風邈矣

夫子論爲邦斟酌四代而損益之學者遭時遇主斟酌於漢唐宋明之制擇其善者而從之庶乎小康矣

修其孝弟忠信古以教庶人今日衣冠庠序之士知修者幾人
修字容易看不得功夫擔闕不得一日不修便要敗壞去
顏之庶乎安土樂天者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孟子其殆似之
先儒所以顏孟並稱

教子弟記誦似為末節然欲收其放心養以理義舍是又無別
法

子弟耳目要一耳目一則心志專化民成俗亦然譬諸築墻一
版急一版緩必無百堵之功譬諸操舟左邊挽右邊推決無
致遠之理繫辭曰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改過非難知過為難知而不改怙非滅義而已豈復有人道哉

欲知其非先明乎善欲明乎善非格物不能博學審問慎思
明辨所以格物也

有疑不可不闕

師道立善人多是補天地之憾處

孔門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成材固不能以一格取人誠不
可以一例但心術不可不早辨

樹木方春不能發生則死疾病春而增劇者亦死人既見君子
聞聖人之風而不知興起則其不死也幸而免矣

問中庸如何擇曰道不可須臾離中庸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凡
事物之來吾所以應之無不求其至當而已正如取與苟取



吝與者爲愚不肖之不及傷廉傷惠者爲賢智之過裁之於
義自有決然當取決然當與不可易之道亦如死生偷生苟
免者爲愚不肖之不及傷勇者爲賢知之過裁之於義自有
決然當生決然當死不可易之道推之語默動靜無不皆然
所謂中庸也此個道理不容毫髮過差是以須精擇乎此擇
之不精徘徊兩可之間又未有不爲子莫之中者然則戒謹
恐懼何時而可忘乎亦有講求于平時如節禮樂考制度
習詩書審政事之類是也

一念不謹悔吝終身一行不修貽羞孫子奈何不如臨淵如履
冰乎

神道設教亦謂聖人天地合德賞如春夏刑如秋冬奉三無私
移風易俗而不知爲之也世儒以郊社嘗禘福善禍淫爲解
幾何而不流于邪僻乎

交朋友取其能補吾所不足若長我所有餘卽不免爲損友矣
吾與人交亦當相其所不足而輔益之如拘謹者則進之以
高明濶畧者則進之以慎密之類若只據一己之所見而槩
施之卽不免有以水濟水之失不足以輔仁徒爲損友可懼
也

學問之事須是念茲在茲釋茲在茲朝夕孳孳而不舍方能有
益

延師教子須擇老成之士有品行有學識者方能造就得子弟
今之蒙師固已不擇其人至習舉業者又皆一輩浮薄少年
爲之且未論古昔盛時恐近在四五十年以前此等人爲子
弟尙將見黜于師長今以之爲師其年過四十者卽以爲老
邁過時而鄙棄之父兄之教如此如何心術不日壞人才不
日喪乎

蒙師之責至重而世輕賤之舉業之學至陋而世尊隆之可謂
不知類矣

荒政興工役一條是兩得之道而工役之興莫善于治水利修
利隄防開通障塞非獨一時飢民可以得食亦使永遠水旱
不能爲災雖災亦不甚也施糜粥末矣糜粥施於老弱及疾
病者爲可耳

富貴之家能使子弟自少至長起居動止不離師傅則庶免于
禍敗矣然擇師不可不慎也古人親師取友並稱師畢竟重
于友取友亦不易言苟非其人爲害不淺今人使子弟廣交
遊子弟血氣未定識見又不足如何不比之匪人
人之心各有所蔽常能反求其所蔽而克治之則不陷於邪慝
矣

其爭也君子自勝者強也反已自修則雖無上之心人自弗
及之矣

臨二爻象未順命也先儒雖各有說苟求其當終不若朱子未
詳二字爲長不得已而爲之解或者剛雖浸長而四陰之勢
猶衆甚也又居下位則其命猶有未順者無恃其浸長之勢
而薄于自修也苟恃其浸長則容有不利者矣大小象有發
爻辭未盡之義者若此是也

虛則明實則暗物理如此

人之氣稟不齊故人各從偏勝處發發於此者旣重卽不免蔽
於彼仁見仁智見智雖賢者有然若不能虛心克己或從而
自信有加則其蔽也遂深而不可開矣可不懼哉

予二十三四以後釋氏之書已絕不入目蓋篤信先儒之言故

也然于陽明龍溪之書則深信而服膺之以爲聖賢地位蓋
可指日而造其域矣後讀近思錄以及程朱諸書漸覺二王
之言矜驕無實而舍之及前後相見朋友之究心于釋氏與
夫二三講師其所稱精微之指多不能出于二王可知姚江
之教較之釋氏又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也先儒有言學者
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誠哉至教也

氣稟昏愚者不知義理之當然雖無心于爲惡而所言所行已
入于惡大故由于世教不明可憫不可惡也世教不明則理
之是非人之賢否事之善惡無非倒置雖有美質皆從而壞
何況其下者乎

美在其中自然暢於四支發於事業不能自已所謂體用一源
 也有諸已然後能篤實充實則有光輝故學以主忠信為先
 管子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一段文字當時去古不遠猶有先王
 遺意後世治天下便不能然如何不言龐事雜而邪慝作
 祭統云非齊于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又云心不苟慮必依于
 道手足不苟動必依于禮又曰君子之於齊也專致其精明
 之德也此等語學者最宜三復
 胡道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
 量御小人使不面於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蓋非後儒所能
 及也接物時當學此意

學易者能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然後可以有得也否則解
 釋其辭義於我何有

示學者 一曰辨心術 邪正義 一曰明義理 讀書窮理 一曰治性情

剛柔過不及 已上敬以直內事 一曰正容體 九容 一曰謹言語

一曰慎事為 已上義以方外事 學者辨心術是始初第
 一事然功夫緊要全在明義理治性情存養以是省察克治
 亦以是二者得則大本已立大本立則動作威儀應事接物
 畧加提撕檢點可已

明道其殆默而識之者乎晦翁其深造自得也與
 吾於乾九二文言得明道焉於坤六二文言得伊川焉於大畜

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得晦翁焉

繫辭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數語是默識注解

恭而無禮四者之失大約是賢者之過其性則有剛柔之別剛過者恒失之勇而柔過者恒失之恭慎是以易道貴中也能謹節文則無過不及之弊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反身而誠誠此而已強恕而行行此而已世儒輒好非議二語不知彼所謂道義者何屬也

充求福之心勢將無所不至充避禍之心勢亦將無所不至是以君子修己以敬俟命而已

不讀史則不知事變不能盡小人之情僞見應事之得失今之人猶古之人今之事猶古之事也

子弟教不率從不能不怒但思包蒙納婦之義便和平矣諺云不哭孩兒誰不會抱不會抱哭孩兒畢竟自家誠愛之心有所未至若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君子小人同行而異情不能見君子公明正大之心而以小人私智相窺測輕疑輕議宜其不能篤信好學而至于下達也楊鐵崖云古人謂人才拔十得五在我雖拔十得一猶爲之也真仁者之言况今視鐵崖時已倍蓰不同人有一分好處當

作幾分看何忍輒生嫌貳明道先生謂呂正獻曰願侍中寧
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何敢不服膺斯言

觀聖賢用心從孟子與萬章諸人問答處最可見道二仁與不
仁而已矣如窮人無所歸仁也恣不仁也象憂亦憂象喜亦
喜仁也僞喜不仁也親之愛之而封之有庫仁也立爲天子
則放之不仁也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仁也爲肉爲無禮不
仁也視棄天下猶敝屣仁也非是不仁也凡此等處一一從
自身體驗人倫日用處心動念果從那一邊發則爲舜之徒
爲跖之徒判然知所適從矣

時窮勢極在聖人處之自無窮極之理朱子註乾上爻云知其
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則不至于有悔矣又如蒙四爻困蒙
之吝註云能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則可免矣發明占外之
意深得聖人作易與民同患之指

天者理而已矣朱子註孟子斯二者天也則云理勢之當然其
註易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則云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
以道言理兼言勢當是得力於中庸來也

擇善而從自心術之微以及事事物物精麤巨細莫不皆然
處困非剛德不勝故三陽爻皆能不失所亨然不能無資人之
助四應雖初陰猶愈於二五之無與也當是時人無所不至
唯誠敬可以格天故二五皆利用祭祀究竟人之所助亦誠

信而已

小人窮斯濫矣初時看小人亦淺看濫字亦輕以爲人苟自好卽不至此涉世旣久方知小人有多少分數濫之一字亦有多少分數儘有耿耿自命寧死決不爲小人者到窮之難忍平生操履卽不覺漸漸放鬆去始焉濫只一二分旣而三四分矣又旣而五分六分矣到此便將無所不至所謂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亦只是時窮勢極無路可走不難甘心爲之自非居仁由義之大人不易得言不濫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在已在人總在辨之于早若反求諸已不免有小人之心祇有刻責自治至于處人又似不可一槩韓魏

公有言知其小人卽以小人處之則無事矣鳥獸不可同羣戈矛生于墻戶操心慮患亦不得不下此寬著也

學者能砥礪名節一變可以至道若輕視名節未有不至于同流合汙者

艮止之義只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已看一部楞嚴不如讀一艮卦先儒恐人將主極二字誤看故爲此言今儒家乃援楞嚴以講艮卦禪家則又援艮卦以講楞嚴胥失之矣

迥窄非有德者氣象矜厲非有道者氣象康齎質本剛直所服膺者從容深晏養之語可謂能自克矣

朱子于天下古今事理無不精究而詳說之三代以下羣言淆

亂折衷于朱子而可矣今之學者動好指摘朱子是何等心術

子弟教不率從必是教之不盡其道爲父兄師長者但當反已自求未可全責子弟也螾蛉有子螺贏負之便全體俱變至如獼猴犬鼠亦能教之爲戲雖無知如魚蟻亦有教之之術而况靈于萬物之人乎友輩中好持人有生成無教成之說者自賊賊人者也

此心不能中正純全則詖淫邪遁之言出口皆是乃遂因之自信而欲強人從已爲害可勝道乎由是以思洪水猛獸無地不有無日不肆言之得無詖乎

子弟既讀小學卽當與講行家禮苟得二書之義明卽使不讀經書亦足以爲善矣

錢雲龍許大辛謂古無忌祭之禮祭吉禮也忌日爲人子終身之喪吉凶異道似不宜祭唯致其哀思可也素服入祠堂請主臨祭終爲不安至飲餽尤爲不可竊謂人子思親則祭自不能已正如雨露旣濡霜露旣降只是感時物之變而興其怵惕悽愴之心因而致其愛敬之實焉耳今日禮廢已甚人子于親愛敬之誠哀戚之志大槩已薄若此正猶告朔之餼羊當愛不當去也去則必至并忘忌日矣猶之墓祭非古也然今日子孫猶知祖宗之邱壟賴有祭掃一節然主祭者已

有怠棄苟且至不可言助祭子孫多有不至者矣若并去之則將終身不履墓地而祖宗體魄之藏不復知在何處矣家禮服黻色巾衫亦不純用素服古人服喪禫而織黻色想亦服織之意至受胙飲餽家禮四時之祭行之忌祭無其文而特于徹之下明云是日不飲酒不食肉不聽樂則又無可疑矣方正學云古人以薄今人以厚從其厚者

服藥不用單方恐溫涼甘苦久而偏勝則因藥而致他疾者有之學者讀一家之書守一師之說其弊亦往往類此

物蔽之重輕亦由於氣稟故氣拘之忠深于物蔽先哲云學以變化氣質爲先蓋氣質化則全是義理用事物欲之私正如

鴻毛之燎爐灰不必深治而脫然無累矣志學之士于物欲亦知力去至于氣質之偏輒欲自護其短甚者讀書取友反以培壅之斯道豈有幸乎

謂學不必將前人深辨非也纔說一人便有一人之言行在誦其言觀其行辨晰不明却恐駸駸乎爲其所惑所謂物至而人化物也又謂學惟爲已辨之何益却是浮論予謂若是爲人則各有耳目各有心思他自會去求明誠不必辨正惟爲已故辨之不可不早否則何以擇善之功辨之弗明弗措也目前做此事卽從此事做工夫一事上看道理有進步卽處處有進步所謂素位而行也

季心云考夫終爲韞斯所誤韞斯亦憂予終爲季心所誤竊謂
二人俱愛我者目前所見不能合一故爲是過慮耳實懼修
已不力自誤而已

循省平生往往失之躁急凡事有漸急遽之害不小君子自強
不息然進德修業必與時偕行漸進之義當三復之
目前朋友總不能去一個矜字所以不得進步戒之戒之

備忘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

卷二

心虛則隨處能得益嘗思舜居深山之中所聞善言所見善行
不過野人行習之常而已一入道心無非精微之理孔子三
人行必有我師其虛受正復如此

理義我心之所固有心官最靈思索可得然必質諸師友無有
過差考之先喆如合符節然後可以自信所謂就正有道也
若苟有所見輒信不疑其流未有無失者

萬事萬理俱經古人發揮無有餘剩闕欠善學者擇而識之以

畜其德可也偶有一得沾沾自喜殊不知久爲簡編間舊物
矣甚者前人之所唾棄而已方寶而私之多見其陋而已
顏子合下自是恭敬曾子合下自是誠實故夫子爲顏曾言未
嘗及此若與仲弓子路樊遲子張言卽諄諄於主忠信如見
賓承祭等類蓋非此無以爲立德也學之基也今人稱顏子
好提喟然一嘆稱曾子好提一貫之唯豈非自供其學禪乎
事事物物各有當然之天理吾所以應之能各當其則方爲無
私心而合天理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蓋如此也其曰致吾心
之天理于事事物物是事物與吾心有二理非合外內之道
矣

君子以文會友友須從博文約禮中來

朝廷用宰相須是讀書人吾人交朋友亦須是讀書人讀書人
雖有浮僞終是依傍道理不讀書的人雖是忠實却展拓不
去甚者偏執已見一些不可通曉其病不可勝言讀書人壞
事如王安石古人寧有幾人安可因噎而廢食乎

善人能不踐迹吾人資稟不及善人却須從踐迹上做功夫夫
子明言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
見而識之世儒言行不軌法于古人如何不生心害事作事
害政

先儒云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

殃二語信得及方識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

學者于道理有所見正當深潛涵養孳孳惕惕益勉其所未足卽乃詡詡自足甚者抗顏欲爲人師適見其陋而已若此固繇德器之淺亦由志之不篤將來所造可知夫子謂斗筭之人何足算又謂德之棄正爲此輩言之

功夫愈切實則心愈虛心虛而後能從善

天地之化往過來續不舍晝夜無物不然驗之人身毛髮肌膚驗之草木枝葉花實遞嬗密移都無一息之停學者體此草以去故曲以取新懲忿窒慾以修身遷善改過以進德唯日

孳孳不知年數之不足則幾矣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從此積累而成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人能擇善而從則無往而非師友矣若家庭親黨之中嘉言善行可以取法志同道合有以相成真生人莫大之樂也

治水須從下流施功看禹貢自冀州帝都而外先充青徐荆揚而後及豫若梁雍最後次第可見也後世只從決處從事所疏所塞不出豫州大鯀小鯀而已

國家設官太多文移太繁官多則事煩文繁則法亂周官三百

六十唐制設官七百餘員今一省文武大小已不下二千餘員京畿邊塞又不知幾何加以勲戚舍人宦豎之屬又不知幾何祿安得不薄人安可復擇與其人衆而不擇何如精于擇人與其祿薄而不足以養廉何如厚以待士易明之理也至於文移案牘充室盈几雖甚精敏亦難稽考叢脞者則槩不省視而已徒以供胥吏之奸弊亦何益之有哉

四海困窮其原只在游民之衆且未論其他正如生員軍伍吏胥三種人俱不可少者然無用冗食十而八九矣有王者起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餘可類推也

聖人於天下之理非必一一而知之於天下之事非必一一而能之但其德至虛至明虛則能受明則能別是以天下之知皆其知天下之能皆其能而無所遺也觀孔子孟子及尚書中稱舜處可見

易道須是日用處得力方能盡性命之理故曰不可須臾離也又曰君子時中若夫高之入于空玄卑之流於象數非君子之道也

於世寡合較之同流合汙如脂如韋之人固有不同若謂君子立身之道以寡合爲高則不然也聖賢所期畢竟是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行有不得反求諸已

經書從先儒發明已極詳盡但能擇其善者而從之優柔厭飫
期于自得不當復有著述徒亂人意無益于學也好立文字
是學人一種通病

一善在身幼而行之長而不之舍也善將自其身以及諸人以
及其子孫一不善在身幼而行之長而弗之改也不善將自
其身以及諸人及其子孫慎之哉

教子弟只四語是綱領入則孝出則弟言忠信行篤敬

人與人相依而立所仗者忠信而已若內不見信于家人外不
見信于邦國雖天子不免一夫之目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
可也

仁義忠信非仁義之外又有忠信也仁義之實乃忠信也仁義
而無實惡得爲仁義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謂其
薄德以其無實也

剝廬取象甚精蓋君子乃小人所籍以安其身者君子旣去則
小人之身亦殆矣自昔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爲小人者未有
不殺身亡家而覆其族然則小人欲空人國非獨害於而國
乃凶於而身也然當其羣傾君子之日其用心唯恐君子之
去不速唯恐君子之去不盡曷亦念及剝廬之義乎常見敗
家子于祖宗世業觀其毀棄之日若必盡去與速去之爲快
及毀棄旣盡此身亦無所棲流離饑困無所不至豈非大小

一轍

祿固有升木之性雖不教亦必至此但使束縛之禁制之彼猶有所顧忌而未之敢也若復啟而導之則不可復制矣故小人成人之惡深可痛恨也

師友平時雖不見顯然之益然講論道義修整衣冠自不知邪慝之日消而非僻之日遠則其爲益也大矣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易曰潤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澤之潤物也微而無迹有朋友滋益之象朋友德業相勸過失相規奚止攝以威儀然一種嚴敬之情能使過失不作德業日進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試看人無師友則傲慢邪僻之氣舉體皆是甚之非議不顧而禍敗至不忍言以此相較損益何如

御下之道包荒與精察二者須並行而不悖不包荒則使人無可容足所謂水清無魚是也不精察則群相蒙蔽所謂大不見邱山近不見眉睫是也大槩貧家失之恒在不包富家失之恒在不察

事物之來君子纔動念便向義一邊小人纔動念便向利一邊雖在已有所不知也由其平日用心各熟一路故耳故念慮之微辨之不可不早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氣壹則動志也心不在焉視而不見志不足以帥氣也持其志無暴其氣則心正而身修矣

學者能讀近思錄方可以治經讀范唐鑑方可以治史
范唐鑑春秋以後第一書視胡文定春秋傳更覺簡要
今日學者做功夫有極易處亦有極難處太平之日履道坦坦
不免放鬆今日操心危慮患深恐懼修省爲易太平之日世
教易明出入無疾朋來無咎修身立行爲易今日賢者儉德
避難小人肆行無忌括囊无咎旣苦離羣索居踽踽獨行又
畏流俗指目操修砥礪極難自非獨立不懼遯世無悶之士
鮮有能興起者
大槩四海之內人土常相準遊民衆則曠土多民游土曠則四
海困窮矣

吾平生于論語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及小雅哀哀父母生我劬
勞二處見得真切自覺得力亦在于此信命不及真是枉做
小人劬勞之念不切守身力學終是載沉載浮耳
天人物我內外體用不得分爲二事中庸誠者自成也至純亦
不已作一章讀其義自見此書最說得融貫詳明熟讀深玩
一以貫之可也
人優游地過一生不唯自己無所成就卽子弟亦不昌矣成湯
昧爽丕顯坐以待旦如何精力

大極爲陰陽旣有陰陽太極卽在陰陽之中矣陰陽爲五行旣
有五行則陰陽卽在五行之中矣五行爲萬物旣有萬物則

五行卽在萬物之中矣故曰萬物一太極物物一太極又曰
理一而分殊故聖人之於天道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盡之
君子固不諱窮然人情事理何可一槩不顧論語旣曰質直又
曰好義又曰察言觀色慮以下人君子求己之功切矣中庸
曰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曰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如此
則斯人之徒其不可與處者寡矣

聞人之善而疑聞人之惡而信與人同處見其過處不見其是
處皆由于存心之薄君子不如是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愛親者不
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

恆敬之舉斯心加諸彼愛敬之盡則爲法天下可傳後世矣
業曰居業仁曰居仁孟子曰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
深能得之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難言學問之道矣

姚江良知二字特其借用名目其意只欲佐成直捷徑情之說
耳因孟子有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之語故借之作證佐實未
嘗服膺孟子也

人雖有美志不可不讀書講學不讀書則不知聖賢之正道而
異端邪說足以惑之不講學則不知聖賢之中道而私智偏
見一成不可挽終于邪慝之歸而已至若文字雖末務亦當
使其條暢能達已意

聖人教人一則曰窮理一則曰精義蓋有物斯有理其處之得宜則義也故曰有物有則又曰義之與比豈是離卻事物懸空想像一副道理世儒好非在物爲理處物爲義之語多見其惑于邪說而不知自反也

弘正以前行有枝葉嘉隆以後言有枝葉可以觀世變矣子弟只當守謹厚二字終身由之有不能盡今日父兄只喜子弟聰明殊不知聖人小心翼翼只謹之至也肫肫其仁只厚之至也聰明而不謹厚未有不爲挑達爲狂且者

朱子答趙子欽有云大抵其學于心地工夫不爲無所見但便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工夫卒并與其所得者而失之人欲橫流不自知覺而高談大論以爲天理盡在是也則其所謂心地功夫者又安在哉言甚虛公有以深中象山之病若象山于朱子則一味怒張斥其支離不能遜心相下便是不及朱子處

朱子云平心和氣卻是吾人學問根本今乃有以平心和氣爲談者

父無不慈而子有不孝巽隱詩云豈無遠道思親淚不及高堂念子心三復斯言爲人子者可以反求而不知所自責矣

陳東筮作學菀通辨十二卷救時之書也亦放蛇龍驅虎豹之意

君子不可驟親驟親不免致疑小人不可驟遠驟遠則易取怨
易所以戒浚恆也

不恆其德不必說如何講張爲幻只生心不定見物而遷今日
作一事未竟明日又起一事端今年讀一書未竟明年又換
一書來讀他日終于無成若乃安于小成狃于一得無復求
進亦所謂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也

程子傳易將欲使人無卜筮而知吉凶故專以理言朱子本義
欲不失作易之旨故兼言卜筮其揆則一而已

學者先觀其德器德器淺薄終罕成就雖成亦小諸如易喜易
怒不堪拂逆疾惡太深進銳退速之類皆繇於淺如露才揚

已一得自矜責人太重悻悻自好之類皆由于薄

禹稷顏子出處不同而同道曾子子思去止不同而同道正孟
子善學孔子處故先儒謂其善用易

易文周以前有象無辭然吉凶悔吝之占在古已有之文王特
爲之明其故于彖周公復爲之明其故于爻以義理示人而
已于諸卦諸爻吉凶悔吝或未之改也故上繫曰聖人設卦
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觀夫子贊易彖傳象傳只發明文周
之義而不參以己意可見惟大象方見己意然自爲翼以別
之未嘗雜入於彖爻之中也

按彖中柔上剛下柔來文剛及剛自外來等語但据二體說已

有其義不必拘卦變說卦變朱子原說非畫卦本然也

世儒功夫只說求心至於威儀容貌言語行事槩以為外而不

知檢點此禪學院人皆習而不察也有諸內必形諸外威

儀容貌德之符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何往而非心者外

此而求心空虛寂滅而已矣一部論語都從謹言慎行動作

威儀處教人故曰博文約禮曰無行不與顏子問為仁之目

亦就視聽言動示之聖人豈不欲人做向裏工夫者乎何弗

思之甚也世方惑此不鄙為粗淺則以為假竊可歎已夫

忠信廉潔是人修身立行基本今人避鄉原之嫌而學為狂甚

至于犯名義廉耻道喪猶曰狂者聖人所取稍尚忠信廉潔

一路則羣以假道學目之范忠宣公曰人若避好名之嫌則

無為善之路竊嘗以人若避鄉原之嫌亦無為善之路矣

盛年強力一生不易多得立志不早及時不下得一二十年抵

死工夫轉眼便向四五十去將來光景約畧可見古之人

所謂日暮途遠悲歎窮廬者也念此寧能悠悠送日乎

終身言敬究竟不免一肆字此山受姚江病過來者始學之士

擇善何可不精

近世居官惡勞輒延幕客書生不安貧輒求為幕賓官方士行

安得不兩敗范文正公有言幕府客須可為我師者辟之雖

朋友必不可由此思之為主者有如范文正方可就辟為賓

不拜陸王而
陸王之非自
見

者堪爲文正師方可承辟古人所謂相與有成何可易易要不獨闢帥爲然也

高節竒行聖人不取君子不由以不可爲法天下傳于後世也鄉愿之所以見絕于聖人者特以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其于道德如苗之有莠而已若和而不同羣而不黨自是君子立身之正理憤世嫉俗要之不免小丈夫行徑

先輩程柳庄隱居讀書以聖賢之學教其子洪武建文閒巽隱先生卓然有以表見君子爲其可繼而已

弟子之行曰謹而信聖人之學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下學以是上達以是初無高竒初無元妙求爲高竒元妙者自賊者也

天地與人只是一氣其在天地屈伸往復其在人身動止語默時至而發當可而止其機不停其勢莫禦所謂浩然也善養者擇善而固執之已矣擇善固執所謂集義也

潔身之義無他只殺一無罪之非仁非有而取之非義有所不爲而已

天地間每事有個吉凶悔吝三百八十四爻以數而言則有吉爻有凶爻有悔爻有吝爻若以理而言則爻爻有吉之理爻爻有凶有悔吝之理聖人繫辭亦各指其一以示人而言之所未盡者使人引伸觸類以盡其意如乾之初爻以德以時

以位則曰潛龍而占曰勿用若遇之者是龍德則當此必潛非龍德則不能潛矣若此義既明雖非龍德能勿用則有吉之理用則有凶之理能悔則始焉欲用既而不用則有自凶而吉之理否則義不宜用而不能不用則有自吉向凶之理吝其可免乎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又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聖人精義入神則有吉而無凶所謂理勝而數不能制之者也

三風十愆俱以敢有二字發語可知根本只一肆字故程子曰敬勝百邪

聖賢之道修諸身見諸行事得志則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不得志則入孝出弟守先待後平而無竒實而無僞學之者篤信以求之誠一以守之而已

禮制輕而風俗敗矣科目行而人才失矣資格重而官方替矣著述多而學術亂矣不特此也坐論廢而致君難近侍橫而士氣沮官冗祿薄而廉耻喪兵多餉少而精銳滅生徒衆教養失而學政弊若乃遊民衆盛水利不講屯軍坐食而土地日荒海內虛耗則又本根之病也

自古史書多不足信至先朝史尤不足信先朝至建文永樂間史全不足信蓋緣秉筆邪佞之臣凡在建文者曲加醜詆凡在永樂者妄加諂諛十無一真也當時屠戮之慘亘古所無

在野之人無論不敢觸忌諱以記其事亦何敢稱述其事以傳後人四五十年之久遺老已盡迨乎論定禁網稍寬則又有若夫子所謂文獻皆不足徵矣又何由而知之哉有識之士闕疑而不爲所誣誑可也

二百年間小人誣謗君子方正學吳康齋爲甚誣正學者一時敗節偷生之士其謗康齋者一時趨時媚嫉之徒豈知人品學術自有其真事又論定終不能損也

禮記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分明秦漢間語在三代盛時從未有許友以死之說春秋時方有之至戰國方盛荆軻聶政其最著也秦漢間諸儒必是見有許友以死而父母失所者故爲

之說豈知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君子固終身是心何分于父母之存沒也耶

用小人豈無小利然不勝其害之大也用君子若無速效然不覺其益之長也是以有國有家者必慎擇乎此

佛氏之教行將天地間多少有用之人化爲無用將天地間多少有用之物化爲無用堯舜之世豈能容之

書義固須講解然不從自家字字句句體驗得來總是隨明隨暗雖明不親切無意味

人處宗族鄉黨如在鏡中行妍媸好醜無不盡見故曰相士以居也古者取士鄉舉里選終是大段不謬

邵康節先生人徒知其為風流人豪不知其做工夫邵極堅苦刻厲嘗書檢束二字自警警人自古聖賢未有不如此而能有立者

讀書大忌一曰文弱一曰懶惰二者勤事則無之一曰矜驕一曰自是

二者謙謹則無之一曰虛浮一曰飾詐二者誠實則無之

獨善其身看一獨字便有兄弟妻子皆不以為然之意於此自信自考方可不尤人

門內之治恩揜義家庭之間是非曲直畧要分明便觸處成礙事當難處只可自責繆生掩戶自搥雖非潛移默化之道其視尤人而不反求者相去遠矣

於道理門庭路徑畧有所見不能退然求進深潛涵養便將有矜已自大之病正夫子所謂虛而為盈約而為泰學者之大戒也

東銘義理本對西銘不過橫渠先生並揭于扉蓋戲言戲動最為害事進德修業唯誠與敬而已思為一入於戲而能存誠敬者未之有也竊嘗以為學者不讀西銘則理一分殊之義不明而惻隱之心不篤不讀東銘則戲言戲動之失不知戒而長傲飾非之習日深錮而不可拔初學之士即不可不精思而力踐之也

知天地之化育則有裁成輔卍之道

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立天下之大本也

失身無大小凡日用應酬失口于人失色于人失足于人皆是也

君子之德莫大乎與人爲善小人之惡莫大乎與人爲不善吳康齋先生從胼手胝足中充養得粹面盎背斯振古豪傑也高于自待不免卑于視人聖賢之心不如是此病吾人宜猛省而勇治之

橫逆之來方知自反已非豫遠之道然猶可以補救否則其失愈遠其禍益深

君子之遇橫逆只是誠心愛敬無他法也怨天尤人非自反之

道消變之方舜之處弟憂亦憂喜亦喜不藏怒不宿怨而已司馬牛于桓魋之變夫子教之內省不疚而已子夏進之敬而無失恭而有禮而已聖賢之道由今人視之似爲無策不知無策之策策之上也

甲以自牧慮以下人方有學問可言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之學也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賢人之學也世人喜言精一執中不喜言遜志時敏此種習氣熟于耳錮於心曾不反思自己果是何等人宜其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君子之道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由賢人可以至于聖人焉有舉足動念當下便

是聖人之理吾平生日用功夫惟知遜志時敏允懷而已至于修之來道之積則聽其自然不敢期必也

持其志無暴其氣此功夫無一息可不做無一人可不做百姓日用苟其舍此則放僻邪侈之心生矣生于其心必作于其事君子犯義小人犯刑蔑不由此

非無才智之人只爲凡事不肯耐心做所以少成多敗若細心耐事罔不克濟學問之力涵養之功安可少乎

集義如還定安集之集集之之久則配義與道矣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此心無不在義然後推以致用無適無莫如鴻毛之遇順風

程子謂春秋先儒學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竊謂易之失賊亦由于此聖人全體是易是以作易後之學者須是本儒先之言以求聖人之意本聖人所示之理驗諸日用事物之間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以求所謂其要無咎者慎無輕自立說以蹈不知妄作之失也

學者須實見得人爵之榮不如天爵之貴然後能息外慕之心或疑曾子言晉楚之富猶未免有較量之意曰此必當時有爲而發然理實如此未論其下者卽若富而分人以財其及有限惟是仁之及人無窮居尊位而正人以法人未必從從之或未必心悅而誠服惟是義之正人無不悅服况乎富而

不仁與夫仁而不富有爵而無義與夫有義而無爵尤不可同年而語乎是以聖賢居仁由義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也

天地之道極則必反未至于極只在一消一長之際董子謂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所以德必至德善必至善唯德動天無遠弗届亦言其極耳以舜之德猶以謙受益滿招損爲戒所謂修己以敬堯舜猶病也

今之士人好自夸大且思經明行修四字能副其實否孝廉二字能副其實否孝弟力田四字能副其實否且未問三德六行以及六藝也

善人天地之心也分量固有大小生之學之固有不同其爲善類一也總宜愛護不宜傷殘聖人以天地之心爲心此其大處故遇惡揚善取人之善不遺細微善善長惡惡短皆此意也傷殘善類寧不受天之殃

爲天下得人亦不外分人以財教人以善而已何以異於惠與忠但一人之及物有限得賢以分治無窮故得人以天下之爲烈非一手一足之力也然則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唯孳孳樂善求賢若不及而已

舜之所以爲舜周公之所以爲周公正任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不知其將叛而使之彼以僞來此以誠往彼以殘忍加此以

親愛處受其欺而不覺被其害而不怨是以謂之大德爲法
天下可傳後世蓋以此也若乃家門以內骨肉之間猜狠防
疑機智相對以爲我能盡其情僞動無失著卻恐以是爲心
其初起于逆詐億不信其後浸尋至于賊仁賊義何止未免
鄉人而已也

用意刻深之人不可與處漸積旣久用心日薄必至害於而家
凶于而國

邪說暴行不必奇特看了弑父與君只舉其極重耳凡不軌於
聖賢中正之道者皆是也聖賢之徒只是庸言之信庸行之
謹而已默自檢點吾人日用之間喜怒哀樂發不中節處其

爲邪說暴行不已多乎

人之德有大有小才有大有小量有大有小有自其性有自其
學大能兼小小不能兼大然亦有能大而不能小者取人者
不可不知

學者第一要看德器德器深厚所就必大德器淺薄雖成亦小
吾人日用之際密察用心是入德之門知其不善而亟改之是
進德之功

務本節用足國之道不外乎是學者治生亦豈外此四字外此
卽商賈之智儒者羞爲挾術雖工人心不順天道不祐殆哉
或問放心何以求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文王事紂與舜事瞽瞍無異其心同其道同是以瞽初欲殺舜後亦允若紂初囚文姜里後遂命爲西伯蓋至誠通于君父也史稱獻洛西之地與進美女好事者爲之也詩頌文王小翼翼昭事上帝若獻地進女之心何可以對上帝乎或曰散宜生等所爲非文王意也夫散宜生於文王見而知之者也散宜生之心卽文王之心文王不爲而謂散宜生爲之乎好事者爲之之類也

觀之彖爻聖人繫辭不取陰陽消長之義蓋九五中正在上四陰仰之自足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回氣數造化爲無權矣孔孟於衰周戰國不能有爲爲無位也若位乎天位周道粲然

復興湯武之治再見何疑哉不祇扶抑之意聖人扶陽抑陰自有實事不爲空言

大槩諸卦九五六二剛柔中正而應便是有可爲也時有難易而已否蹇比萃之類可見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同心同德何事不濟

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到理明義精後則可以無卜筮而知吉凶學易之大方也

學者以精義利用爲主

在我者能知言窮理則足以盡物之情僞功夫久後必有明睿所照卽始見終之日若始初卽去推測物情則億逆之私熟

機智日生而誠明之道絕矣

學者須看聖賢用心反顧自己用心與聖賢同異如何同則可勉異則可懼也信而好古全要于此著力

權者君子所以時中今人小有才智輒好言權自予觀之機變之巧而已無耻孰甚且思可與立是何等地位易到得不易到得孟子七篇反經而已未嘗輕言權字

今且反之身心何處是可欲而不可惡何者是實有諸己只善人信人已不能彷彿一二乃傲然自以爲聖賢無耻已

只一種氣拘物蔽之私不能消除得幾分說甚學問更說甚人品徒恃些些才智左支右吾自以爲得不知正蹈先儒所言

凡人之患莫大於自私而用智也不知省改終身安有近道之日

古者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近見人往往于子弟之前說其父兄不是於子弟之前訐其師長之非若此非特教人以薄自己處心亦不厚矣吾平生痛惡此種惡習

無我易中有主而無我難

人各徇其所偏之私不能取人之長以自益是以異同起而聚訟成至各挾其所偏之私以求勝不復肯遜心以從善於是爭黨分而爲世道之憂矣欲平世道之憂須是廓然而大公詩云人之無良相怨一方安於詩人所刺而不知懼哀哉

以已之所能愧人以已之所不能病人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
小人之情狀也執此以衡人不蹈其失者罕矣

不學則卽有美處終是直情徑行言乎文之禮樂卽節節爲病
義理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人雖曰迂日
拘曰末節吾不聽也

養蒙之道父師則教以隆師親友師長則教以事親從兄乃能
入孝出弟而學業爲有造若父兄於子弟之前非議其師長
師長于子弟之前詆毀其父兄其不相率於不孝不弟而傲
戾自賢者幾希矣

人於義理畧有所窺經書畧讀幾卷便將泰然自足此由器淺
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與進德矣

獲上信友無異道要以至誠惻怛爲心而言之俱當乎事理如
閔子騫不言言必有中則鮮不遜心而從善矣若不顧事理
自信此心無負翹翹以口舌從事甚或訐直自負必欲強人
從我稍不見從輒欲以懷諫怙終歸咎君友誠恐其失先自
已作也陸宣公云感人以言其感已淺况乎不誠又焉能入
不可不知自反也

理欲之辨較難於義利辨義利只有所爲無所爲之際反已而
察可以立判若夫理欲愈辨愈細所以有毫髮之喻正如顏
淵薄葬是天理門人厚葬及顏路請車可否疑似便難決夫

子無臣爲天理子路使門人爲臣可否疑似非夫子明責亦難別也又若孟子旣不見諸侯而不絕其交際君子不素餐而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傳食諸侯以及辭齊餽而受宋薛見季任而不見儲子退而有去志卻又三宿而出晝苟非孟子自明其故如何可以妄測

告子論性最足惑人爲害最深由其言食色是性而仁義禮智非我固有之也其與荀卿性惡相去一間荀卿只見得血氣心知之險而不知有仁義禮智故便以爲性惡告子生之爲性亦不出血氣心知特未說到險處耳荀卿但指以爲惡人卽不仁以秉彝之良不可滅也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論遂爲

釋氏之前身故至今猶有祖述之者若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只說得習相遠說不著性有善有不善只說得上智下愚不移非大同之論便不難破唯以爲無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言說則易惑其如固有者何

有人問陸業師作詩寫字孰難師曰寫字難哉作詩不工可改字畫一定更改不得故最難予因思言出于口不可追也是以聖賢一則曰慎言一則曰謹言一則曰訥于言一則曰耻其言一則曰其言也詎曰言不可不慎言之不能無失也如是吾人率口而出莫捫其舌不思寡尤之義終日之閒其爲口過不知幾何何可不知懼

古人俱謂知之非艱行之唯難今人反謂力行不足取何也
學術有差卽心術因之爲病心術旣差節容貌辭氣以及行事
無往不悖正理孟子所謂生于其心害于其事是也若此卽
不如不學之人純任質心之無害于事矣擇善之功安可不
慎
人於貨財豈能不用但出納之際常一揆之天理不可稍動於
欲古人謂飲食屬厭而已推之他事無不盡然屬厭二字最
可體味理欲在此分際

治生無他道只務本而節用一語盡之若此豈不心逸日休旣
以學者自命而孳孳治生爲急此又不愛命而貨殖之最粗
極陋者也心勞日拙能無愧耻

吾人日用惟讀書窮理躬行實踐爲必有事之功自古未有不
讀書忽踐履但懸空想像一種杜撰道理而能不悖於聖賢
者

聖人思狂狷今人便是托於狂狷不知所取于狂狷爲其能進
於道也若狂而不能進取則輕世肆志爲蕩而已矣狷而不
能有所不爲則齷齪拘謹曾硜硜小人之不若矣其不可以
入堯舜之道與鄉愿無異也

學道在修德德盛則性成而動皆中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
之而非道也濂洛之教修德爲重關中之教知禮爲先其歸

一也

知規過而不知養德人臣事君固失本末輕重之義朋友之交亦然

胡文定公云公道不行然後外侮侵陵國家傾覆此萬世不易之理公道者用舍予奪是非賞罰而已

讀書爲學須先得聖賢之心見得聖賢之心如何反之吾心果與聖賢之心如何異則改之同則加勉方有長益今之學者未嘗不言心但所謂心祇是一己之私心非緣聞見習熟卽是氣質之偏孟子所謂蔽陷離窮者是也以是心讀書書亦爲其所害得罪聖賢多矣

聖賢之心天地之心也仁之至義之盡也聖賢往矣欲求其心舍四書六經所載聖賢言語行事何從而求之求之不得安得不輾轉反側寤寤思服乎今謂六經俱我注腳不必讀書者其爲邪說何疑

人固貴直諒然不可訐以爲直學匹夫匹婦之諒人不知而不愠何必外人家庭之間親戚朋友莫能知其心之所有與學之所至夫子所謂知我其天者是也朱子謂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看一逆字便見不知中有多少難受情事豈特爲人忽易而已甚者賤辱之責咎之怨惡之無所不至舜之于家文王于朝孔孟于春秋戰國之世一時父子兄弟

君臣朋友其孰能知之當此而能不愠豈非至難非甚盛德何以履之而泰然乎

聖賢敦厚以崇禮吾人纔學禮便見身心敦厚

極則必反天地之道也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不待其極而預爲之所聖人贊化育之功也

在天惟五行時和物若此雨暘燠寒風凶災夭札亦此雨暘燠寒風在人惟五事立綱陳紀此貌言視聽思敗彝倫滅天理亦此貌言視聽思君子修之吉時措之宜而已小人悖之凶無所忌憚而已

人子於父母之怒正如天變於上可以德消不可以智力勝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當自門內始不怨天不尤人反求諸己而已矣

橫渠先生無相猶之旨本非正解朱子既載入斯于詩註又於小學載之又於近思錄載之其示人之意切矣蓋兄弟相謀自非至不令者未忍出此唯施報相學則常情類然似此安得相好惟不相效似在己一施之則雖有不令之兄弟亦莫不終於相好矣常棣詩終之以是究是圖綠衣詩終之以我思古人吾人能舍一己之私心將古人言語反覆究圖必自有獲

教人之道只長善而救其失一語盡之如舜典命夔典樂教胄

子而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只是此意萬世
教人之法不能易也蓋直者恒不足於溫故欲其溫寬者恒
不足于栗故欲其栗剛者易至於虐故戒其虐簡者易至于
傲故戒其傲在學者變化氣質之道亦在自長其善自救其
失而已其以長善爲先救失爲後極有次序
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知此則
無不可用之人聖人曲成萬物而不遺只無往不用此意小
人求人之短棄人之長豈非得罪于天
隨處用力

斯道晦明通塞皆天也在人唯有學古修身以俟之

邪正善惡是非義利之際只是嚴守其界分未有界分不明而
得齒於士君子之列者也自飲食居處語默動止以至取舍
辭受去就出處死生莫不由此

黍離之大夫憂王室之傾覆而無興復之期也其心無日不皇
皇焉如有求而弗獲唯斯人爲然蓋當日君臣上下偷安於
王城方六百里之地棄豐鎬如敝屣而不顧周道豈能復興
勢不至日削月削淪亡之盡不止故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也若徒然悲傷感歎則亦無望于人之知
我而所憂所求皆無所託矣

不作無益害有益學問之事亦當如此日用事物莫不以此裁

之

若實見得道不可須臾離自不容于不戒謹恐懼矣須臾不戒謹恐懼便離道

善善長惡惡短是以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罰弗及嗣賞延於世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吾人平日應接事物不可一念失此意

威儀爲德之符有諸內者形諸外不知其然而然不可強也道德積於躬人自望而敬之故記曰瞻其顏色而不生易慢焉論語曰望之儼然所謂德輝也此際何可忽視

天下溺援之以道亦唯有固守經常之理經常之理固人所當

爲非以天下之故然正己自能正物物之不正皆由正己之功不至責己而已

慾則不剛去得一分慾便生一分剛氣集義以自然至大至剛康節先生云心從行上修人能謹言慎行而心之不存焉者寡矣

民事不可緩農田水利之政百年不講四海安得不困窮乎伐木之詩燕朋友也二章言速諸父三章言速諸舅觀此可見古人求友不外宗族親戚之老成長者殊不知今人好取踈賤少年也或曰天子謂同姓曰伯父叔父謂異姓曰伯舅叔舅此又見君臣朋友之義殊不如後世踈濶絕猜嫌疑忌

也

反求諸己最得力惟有事反己自求而已遑及其他

人懷血氣心知之險最易橫溢不以禮義隄防之則隨感而發如好色好鬪好貨之類殺身滅性靡不繇之所以古人于子弟自幼導以禮讓授之恒業馴習既久習與性成矣今人自幼教之以浮文鼓之以進取安得不壞

毋悔往不可追此日尙是未往莫憂來日苦少從前俱是來日賀翁詩有客來相問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今人纔言治生卽不能復顧方寸地爲子孫計長久自宜三復此詩而在暮年尤甚

凡人一生視其所養而已養之以正則吉養之不以正則凶聖人發其義于頤而朱子于大象示人以養德養身旨哉言矣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身何可不養孟子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德何可不養然養身者未必能養德能養德則養身已在其中故曰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小人以其身行殆故行險徼幸曠安宅而不居舍正路而不由君子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則心廣體胖矣

自古聖賢用心只是弱者扶之强者抑之故經界之正只使豪強不得兼并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其於財也亦周急不

繼富知天地之心亦是如此故強梁者多不克終幸而沒身子孫必不克振其孱弱者往往多昌損有餘益不足日中則昃月盈則蝕道固如此

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修己之道亦猶是耳徒恃其心而不準諸聖賢之軌轍則無以適事物之宜而要其當若徒循規矩而無得于心則亦無以修德而凝道也

以愛敬存心則邪慝自遠

存心于忠信取則于聖賢審思而言稽謀而行內不敢肆已外不敢徇人此外窮通修短一聽諸天好惡去從一任諸世而已

江陵爲相得罪天下後世者毀書院復淫院二事爲最禁天下講學與商鞅廢井田李斯焚書何異若復淫院恐李斯未必肯爲小人無忌憚至此而極

不能存養則善不長不能克治則惡不去當處而欲出是爲不受命當出而不出亦爲不受命去就亦然唯其時義而已有適有莫總違安土敦仁之義

六府三事古者上爲之經理而下蒙其澤後世下爲之拮据而上受其益享其成功則治敗其成功則亂故損益爲治亂之幾

三事以正德爲首能正其德則用不憂不利生亦何憂不厚人

人知求利用厚生而莫知正德則所爲利者未必非害所爲
厚者未或不薄也

君子憂道不憂貧治生二字何可使其膠擾心胸但本分內事
不可不盡耳修其在已者何怨于天何尤于人方正學詩曰
道德在詩書爲生視田疇日三復斯言

所重民食喪祭國家植本之治如此國祚安得不長食所以養
生喪祭所以喪死其效爲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慎
終追遠而民德歸厚卿士庶人之家存得此意亦須久長

治世之人有善有惡而善者多亂世之人亦有善有惡而惡者
多質美之人與善易入故見善遂習于善而成其善質不美

之人與惡易入故見不善遂習于不善而成其惡治世教化
行風俗美人之生質醇厚者衆其習又善故善人多亂世政
衰俗薄人之生質偏駁者衆所習又不善故惡人多自非明
主賢相興起於上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使人有恒產有恒心
人倫明而賞罰當勝殘去殺未易期也

有道之世善見而惡隱故民易興行無道之世惡顯而善隱故
人易爲邪

嫂叔于古無服若弟幼而孤長兄長嫂嘗有撫教之恩者亦當
爲嫂制服

中庸君子小人對舉者三意則一貫君子時中故居易以俟命

居易俟命故闇然而日章小人無忌憚故行險以徼幸行險徼幸故的然而日亡理有必至事有固然

閒中看得古今大小興衰得喪成敗禍福真是一轍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水流濕火就燥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天道洵可畏也

在下是非臧否而已矣在上舉措刑賞而已矣當人心合天理謂之直道直道行爲有道直道不行爲無道

父與父言慈更無他道唯有教子而已子與子言孝亦無他道唯有修身而已

法語之言從而不改不以不改而廢法語異語之言說而不繹不以不繹而廢異言不脣之教今日知無可施

呂氏童蒙之訓卽備居官治家之法最得幼而學之之旨

書曰人求多聞時維建事真西山釋之曰學必施于事然後爲有用之學古人爲學無不于事上理會所以能進德修業

